



华严
禅寺

真言宗
慧讯
第52期

莲华
藏

守护正道
行走娑婆

皈依三宝

法喜充满



丙午年·农历七月十八

2026年8月30日





目 录

封面介绍：狮子山大日院华严禅寺住持真定
阿闍梨于法华禅寺主持三归依仪
式后合影

◎前言——圆融自在 颂..... 03

壹、阿闍梨开讲真言密教（连载）..... 04

贰、佛教与美术的脉动（连载）..... 11

◎ 初唐时期长安造像的复元式

考察..... 11

一、四川省北部的石窟造像..... 13

二、长安周边的单独造像与石窟

造像..... 38

参、真言宗之修行法门及名相解析..... 54

肆、寺院活动纪实..... 61



◎前言——圆融自在 颂

我是诸佛大方便 有大威德应调伏
若为寂静利众生 摧天魔故作暴恶
愿来一切诸有中 唯一坚实秘密者
用能折伏暴恶魔 现证无边离自性
我今钩召依教请 愿周云海来集会
金刚萨埵摄受故 得为无上金刚宝
金刚言词歌咏故 愿成金刚胜事业
于诸世界种类中 能作尘数诸佛事

（出自《大正藏·密教部》）



弘法大师

壹、阿闍梨开讲真言密教（连载）

◎真言宗的开祖

真言密教源自印度，经由中国，于弘法大师之前，即已传入日本，但是此等密教每一项均是片断部分，就全体而言，并未统一，仅止于依据传统经典，照着传来的模式诵念陀罗尼，或实行坛法。有关其修法为何有灵验的效力、对于宗教的信念有何助力之处；又与佛教各宗派相比起来，具有如何的特质等等各方面的相关问题，并未赋与何种的理论根据。对此，在深远的哲学基础上，组织往昔的片断部分并予以体系化，再与其他宗教，尤其与佛教比较起来，确认其地位与特质，以此开创真言一宗者即为弘法大师。



真言宗开创者——弘法大师于光仁天皇宝龟五年六月十五日，诞生于赞岐国多度郡屏风之浦。父亲为佐伯田公，母亲被称为玉依。大师幼名真鱼，具有神童的高名；延历七年，十五岁时，毕业于乡里的私塾，往长冈的新京，担任桓武天皇爱子伊豫亲王的侍讲，同时跟随大师的舅父阿刀大足学习经史百家的学问。偶尔往奈良的旧都，听闻石渊勤操大德的佛教，据说授与虚空藏菩萨的求闻持法。

然而在大学学习的世俗典籍，只不过止于修身齐家的教理，未说人生究竟至理，终究无法满足宗教天才的弘法大师；相反地，追随勤操大德学习的佛教深妙道理，才能给与解决人生谜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大师最后决定出家。着作出《三教指归》三卷，比较儒教、道教与佛教，三教中佛教最为殊胜，明白即使出家亦不违背忠孝伦理纲常，而宣言进入佛门。

之后，为实际修行勤操大德授与的「求闻持法」，遊历诸方，跋涉名山灵岳，在阿州的大龙岳、土州室户崎修习此法，获得灵验，二十岁时于和泉国槇尾山寺，投勤操大德出家得度，名字改为教海，后又称



为如空，进而改名为空海。

出家后，大师住在奈良的大安寺，日夜钻研经论，忽然起了疑虑。这个怀疑的念头，即是根据大师以往所涉猎的经论，需将佛投影到远处理想的他方，要花费三大无数劫如此无限的时间，累积无尽的功德，才能成佛；凡夫与佛存在隔阂，现实与理想有无限大的差别。若让佛教能开示其纯真的悟境，在现实中实现理想，必须要有一种指示凡夫身即能到达成佛之道不二的经典。于是大师在延历十四年，二十二岁，在南都东大寺的戒坛院求授具足戒圆满的同时，直接进入大殿；专注向佛祈求誓愿，内容为：**我随从佛法，经常追求法要，对于三乘、十二部经，常有疑惑至今未决，唯愿三世十方诸佛，为我示不二之道…**因其精诚不空，终于在大和高市郡久米寺的塔下，感得秘密不二的经典《大日经》七卷。

大师虽披览《大日经》，但仍有意义难懂之处，在当时的日本也无人可问。于是下定决心入唐朝求法。经由勤操大德奏闻朝廷，延历二十三年五月，获得敕许，六月，与藤原贺能、橘逸势等共同由难波出发



，七月六日由肥前国松浦郡田之浦出发。但在途中，遇到暴风，应到苏州及扬州的船只往南方漂流，八月十日到达了福州。福州观察使怀疑日本的遣唐使船只，不论如何都不允许上陆。大使藤原贺能几度上书都不能解其疑惑，后由大师代书请求，送达观察使。观察使惊异其文非凡庸之辈所能撰写，疑念忽尔清澈，将一行人请至官舍，殷勤款待。由此于西都长安建立起特使，等待敕命。再度启帆明州，即今之宁波，经由苏州，渡过扬子江，经由运河，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终于到达长安。

到达长安的大师停留在西明寺永忠和尚的故院，遊历市街，寻访名师，知道唯一人的青龙寺惠果和尚。于是大师与西明寺的志明法师、谈胜法师等五、六人一起，某日访问了惠果和尚。和尚见到大师不仅欢喜，且对大师说了：**我之前知你要来，已经等待好久，今日相见真是太好了，太好了，报命当尽，尚未有附法之人，必须速辨香华，入灌顶坛。**在此，大师跟随和尚，于贞元二十一年（大师三十二岁），横亘六、七、八三个月，接受了秘密传法的仪式灌顶，秘密



的法门恰如将一器之水泻入一器中，完全地传授出去。

然而，在同年的十二月，寒气极强的一日，和尚召来大师说：我在此已缘尽不能久住，乃至，才见到汝来，生命恐已不足，今已授法，经像尚未造完，早日归国，献给国家，流布天下，以增苍生之福，则四海昌荣，万人快乐，是则报佛恩，报师德，为国尽忠，对家尽孝，努力吧，努力吧！如此殷勤的遗告，于十二月十五日，溘然长逝迁化而去。和尚弟子众多，其中只单独传给东海一孤岛的沙门一人最大秘法真是奇缘，尤其被众人推选为和尚撰碑文，其中陈述着：弟子空海，回顾桑梓则于东海之东，想来则难中之难，波涛万丈，云山几千，欲来非我之力，不归亦非我之志，而招我以钩，拉我以索，乃至和尚于掩色之夜，境界之中，告弟子曰，汝至今未知，吾与汝宿契深厚，多生之中相共誓愿弘演密藏，彼此代代成为师资非只一两度。从上文应知两人之关系非一朝一夕。

如此，大师于翌年元和元年，即日本大同元年八月，离开唐土，十月抵达，于大同二年晋谒新帝平城天皇，得到弘通密教的敕许，当年十二月八日，于久



米寺开始宣讲不二经典《大日经》。这是往年在此地感得《大日经》，以此为因缘而入唐，今为弘传其深奥意旨，故为报答佛恩而大启讲筵，所以成为秘经讲赞的纪元。

大同四年，平城天皇让位，皇太弟即位，即嵯峨天皇。嵯峨天皇不仅聪明，且勤于书道，大师亦是其中的皎皎者，是故，此天皇即位不久，大师即受到敕命，书写世说的屏风奉献皇上，天皇对于大师的归信愈加深厚，在密教的弘通上亦给与非常方便与利益的样子。弘仁三年，大师于高雄山神护寺，才开设惠果直传的灌顶坛，即有以日本天台宗开祖的传教大师为首，其高弟贤荣、泰范、圆澄、光定等皆来接受灌顶，完全采取弟子之礼。大师如此地从灌顶等事相之上宣扬密教的同时，又制作《即身成佛义》、《声字义》、《吽字义》等书阐明真言密教的内容；更撰写《辩显密二教论》、《十住心论》等，针对其他宗派，提示了针对其他宗派时密教的立场，至此而开创了真言宗。弘仁七年，大师开辟高野山做为修禅的道场，十二年（大师四十八岁），受到赞歧民众的请愿，完



成万浓池的工程，大师的德行普及一世，据此随同真言密教广为弘通一起，于弘仁十四年（大师五十岁）正月，嵯峨天皇将东大对赐与大师，成为真言宗永远的根本道场，在此处使真言密教的基础坚固地筑在日本。

众所周知地，大师为能书家，美术优越，文章秀巧；以嵯峨天皇为首，及与传教大师等，当时的知名人士之间往返的文章，现在于《性灵集》



、《高野杂笔》等都大放异彩。更应记忆，是于天长五年（大师五十五岁），大师在京都九条开设的综艺种智院，成为开立日本私立平民学校的始祖。当然，于大师的当时，虽有和气氏的弘文院，藤原氏的劝学院，橘氏的学馆院等私立的学校，此等每一所皆是只有针对一族开设的学校，而非普及所有平民教育的学校。因此，大师建立了此综艺种智院，普遍授与佛教、儒教、道教等当时百科的学艺。

大师于成就了种种伟大事业后，于仁明天皇的承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时年六十二岁于高野山入定。



贰、佛教与美术的脉动（连载）

◎ 初唐时期长安造像的复元式考察

● 序言

北周的第三代武帝，于建德三年废止了道教与佛教，破坏寺院与没收财产，命令僧侣还俗。后三年因为消灭了北齐，废佛行动遍及整个华北地区。废佛虽因武帝死亡而止息，但于天保九年，如天台二祖慧思记录的「立誓愿文」，以及天统二年那连提黎耶舍汉译《大集月藏经》等记载一般，六世纪后半亦曾经广泛流布末法时期已经来临，给与中国佛教甚大的影响。佛教虽于北周末期被复兴，尤其在隋朝明显地复苏，历经文帝、炀帝等二代，佛教大大地受到尊崇，随着舍利塔的建立与再建，进行大规模的刻经事业一起地，造像活动亦活泼化。

虽然隋朝仅有三八年即灭亡，但即便至唐朝，初代的唐高祖持续地信奉佛教。惟，高祖与二代的太宗重视与自己同为李姓始祖的道教，虽铺设佛教统制政策等，但于武德至贞观年间（618-649），亦曾经有暂



停佛教造像的意见。确实地，于长安周边的贞观年间有纪年铭作例中，较多道教的造像，且极限制佛教造像。但于过去被认为属于北周乃至隋朝的作例当中，依笔者见解包含着高祖时期，与太宗时期数目减少的可能性，仅以纪年铭作例，无法一概判断，不如有必要重新检讨模式的变迁吧。

接续的高宗治世方面，以玄奘与义净从印度归朝等为契机，佛教再度呈现活动状况，甚至于武则天时代，利用佛教欲主张自己的政权正统性的政策亦相续不断，更加地推动佛教信仰。在如此的背景之下，高宗时期、武周时期，取代南北朝时代新兴的佛教美术正式地成立了。隋朝时期，若将高祖·太宗时期的佛教美术视为萌芽期，则高宗期与武周期的事迹，则可以评价为隆盛时期。惟，不仅是被认为作例鲜少的高祖·太宗时期，即便高宗·武周时期，雕塑样式展开也未必有充分的检讨。

再者，隋朝、唐朝皆以长安（西安）为首都，长安是政治及文化的中心。换言之，笔者推测有关隋朝、初唐的佛教雕刻的展开，先决条件需知道在长安的



样相。从北周至隋、初唐，使用带有白大理石及黄花石美称的黄色，及茶色，带有绿色的大理石，或使用黑色石灰岩，反花座与正面左右或四个角落，伴随表现狮子的方座构成台座形式之特征，比较容易被认为属于长安造像的单独造像。惟，若仅限于隋朝之前，透过造像铭记，其制作年代散见于明确的作例，但，并未惠及初唐时期具有纪年铭的作例，所以无法从单独造像直接知道其发展的情形。另外，笔者描述西安周边地方，虽存在着药王山摩崖造像、麟游慈善寺石窟、彬县大佛寺石窟、旬邑马河家石窟等等的石窟，摩崖造像虽然存在，但至于营造时期仍留有议论。

站在以上的观点，笔者欲复元式地考察唐高祖至武周期的初唐之长安造像。

一、四川省北部的石窟造像

点将台摩崖造像（以下称点将台），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的北部，在迭溪镇较场坝的台状的巨岩上。从其东北面至北面被开凿的佛龕，数出计有二一龕，其中一三龕有贞观四年七月开始至



十一月的题记，亦包含其他的佛龕都为贞观四年的造像。点将台相传为初唐的女将樊梨花为攻击西突厥点名兵士的场所，然而实际上，被视为应称为往岷江上流西方最前线的重要地点；同时点将台的诸龕，亦为被派遣至当地的武官发愿的产物。

点将台的佛龕之中，规模最大且精致者为第一龕，如图1，与第六龕，如图2。两龕皆为贞观四年九月赴任翼州（现茂县）的军人李玄嗣等造像，第一龕以弥勒倚像为主尊，第六龕以释迦坐像为主尊。两者都于方形龕内侧设有圆拱龕的双重构造，龕内表现佛、脇侍菩萨、二位罗汉的五尊；龕外的左右有二力士构成，圆拱龕的周围伴随着反花座，共通点在于以七个双重花瓣配置于佛坐像龕。



图1 四川·茂县点将台摩崖造像第1龕贞观4年



图2 四川·茂县点将台摩崖造像第6龕贞观4年

第一龕的佛倚像刻有粒状



的螺旋发，带着耳璫，从左肩至右腹前有斜披衣缘的衣（以下，称内衣）上，穿着大衣、复肩，右手臂弯，左手置于左脚上，持着半个球的物品，坐于宣字座，足下设置反花座。左菩萨结着山形的髻，戴着三面头饰与耳璫，发际中央向下呈尖型为其特征。左手持杨柳，右手捧着持物，立于莲华座。着内衣，以裙复盖，天衣横跨身体前后二段。胸饰由连珠、如蛙镜形状的花纹、唐草花纹构成，璎珞以腹前的腹形饰物为中心，挂成X字形，同时也附带有臂钏、腕钏。右边的菩萨亦大致同样，只有两手的形状左右相反。与接近圆形雕刻向内的弥勒与脇侍菩萨之间，显现出半肉雕的二位罗汉。左罗汉表现年轻相，在衣服下面拱手。右罗汉看起来显老相，合掌的模样。力士的筋骨隆起，三面戴有头饰、胸饰。面朝向龕的内侧，内侧的足踏出立于岩座，左方像的胸前有右拳，右方像挥下左腕。弥勒的足下放置博山炉，力士的下方有狮子相向蹲下。

第六龕的佛坐像螺旋发亦呈现粒状，戴耳璫，穿着内衣与大衣及复肩衣。大衣的一端披在右肩，同样



地将末端挂于左方的肩膀。将右脚向上趺坐，坐于八角须弥座，衣裳表现披挂的样子。宝珠形的头光中心表现出环绕连珠文及列弁文圈带的莲华，台座基坛则以连珠文装饰蛙镜形及三角形的纹样。两手前端有欠损，但右手举在胸前，左手则置于脚上，背后的左右伸出菩提树干，龕上部有枝叶广布，表现出于树下说法的模样。脇侍菩萨的头部虽有损伤，但两者均举起外侧的手，并持有物件，立于莲华座，着内衣，裙子向上折回，在上面系上腰带，天衣未披身体前面，而是从两肩垂下于体侧。连珠纹的胸饰在中央点缀着垂饰，挂上X字形的璎珞、臂钏。另外，菩萨站立的莲华座只是向内，表现于蹲踞的狮子背上，狮子有加上茛苕多式卷叶的蔓生植物以庄严。左侧罗汉显老相，右侧罗汉为年轻相，与第一龕老年年轻相反，左罗汉着通肩、合衲；右罗汉则着大衣与复肩衣，左手于胸前持着经册，垂下的右手亦有持物。力士皆为腰部向外扭转



图3 四川·茂县点将台摩崖造像第1龕右脇侍菩萨 贞观4年



，垂下内侧的手，立于岩座。

以上系第一龕与第六龕的概要，笔者希望关注第一龕脇侍菩萨的容貌，如图3。具有山形的发髻，中央向下尖的发际，三面头饰，丰颊的面相，内衣，在身体前面翻转的天衣等等的要素，与西安北郊西查村出土的三尊白玉菩萨共通之处，如图4·5；因为两者样式相近。换言之，在其像容上，反映出属于长安造像，相反来说，至今被认为属于北周的白玉像，有可能系属于隋末唐初的作例。

又，除此之外，若欲举出有特征性的佛龕时，则于第四龕有结禅定印及在腹前两手持物的二佛并坐，题词上记载为「释迦药师」。后者亦被认为或是药师，然而因为第一〇龕释迦坐像于腹前有持物，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又，以第一一龕为首，观世音菩萨龕有六龕亦为其特征。



图4·5 菩萨立像 西安北郊西查村出土 西安博物院藏



● 梓潼·卧龙山千佛崖摩崖造像

梓潼属于连结长安与成都的蜀道当中，金牛道的重要地点之一；卧龙山千佛崖摩崖造像（以下称卧龙山），距离梓潼县中心大约西方一五公里处，位于卧龙山东侧的中腹。与点将台摩崖造像同样是利用巨岩的造像，现在以铁栏围住，用复盖的屋子挂在其处。

有巨大的四面像，于山岩的四面有造像，西、北、东等三面开凿佛龕，南面的一面浮雕了千佛。西面佛龕的北侧刻着「造四面龕僧道密」碑，刻有贞观八年七月一四日的年月日，同时亦刻上「阿弥陀佛并五十二菩萨传」的字样，于分枝的莲华上表现与阿弥陀佛三尊合计五十尊菩萨的西面佛龕，表示麟德元年道宣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以下称感通录）所说围绕天竺五通菩萨的阿弥陀佛瑞像，由此得知包含此件的四面造像，系建于贞观八年左右。



图6 四川·梓潼卧龙山
千佛崖摩崖造像
西面佛龕 贞观8年

西面佛龕（图6）属于方



形龕与尖拱龕的双重构造，阿弥陀佛五十二菩萨为尖拱龕内的代表。阿弥陀佛穿着复盖肩膀的方式，两手举在胸前，在「千叶莲华」的多瓣莲华座上，以右脚在上结跏趺坐，与点将台的第一、六龕中尊同样，螺发呈现粒状，带着耳璫。脇侍二菩萨显现三曲法的姿态，头发束起来，刻出头发样态，正面点缀着饰物，垂发复于两肩。看起来似着内衣，穿裙，天衣于身体前面横亘上下二段。左边菩萨以右手执持片状的璎珞，右边菩萨于腰前戴着璎珞表现出特征。其他的菩萨于束发上有三面头饰，垂发于两肩。披衣穿裙，显现各种姿态。尖拱龕外的左右几乎均为圆形雕刻的力士，力士有圆形头光，三面有头饰，有垂带，下颚鼓起，胸部与腹部之间，表现肌肉的张力，扭腰转向外侧，内侧的脚大步迈开站立，裙子随其动向摇摆，裙子将上端折起来，在上端系上腰带，再穿上天衣。另外，于方形龕的左右侧壁上部开凿尖拱龕，各各表现以佛倚像为主尊的五尊像。

北面佛龕（图7），亦为方形龕与尖拱龕的双重构造。尖拱龕内以高肉雕表现佛坐像、脇侍菩萨、力



士，各尊之间有用半肉雕表现的罗汉，着僧衣的造像，背后有八部众，方形龕的左右壁有以薄肉雕表现的神将。佛坐像有宝珠形头光，戴着耳璫，系绳的内衣，着大衣与复肩衣，坐于八角须弥座上的莲华座。八角须弥座的上框角落有宝珠，下框上层角落表现象头，腰部正面

开启佛坐像龕。脇侍菩萨有一丈高，结成山形的发髻，以带状饰物包着中央，戴着配有大小的圆形饰物茈多系列的宝冠，戴着耳璫，与点将台第一龕脇侍菩萨同样地，发际向下在正面中央呈尖型，垂下头发直到手肘以上。着繫绳的内衣，裙子向上折回系绳，衣服下端长长地下垂，穿着有细细皱折的下裙，着天衣，以豪华的璎珞装饰全身。以左右对称缓缓的三曲法姿势，宝珠形的头光细长，以内侧的手执持璎珞的一角为特征，莲华座下表现出装饰茈多式卷叶及柘榴果的花纹样子。左侧罗汉着通肩，右手执数珠；右侧罗汉着内衣、大衣、复肩衣并合掌。僧衣的头像之中，左



图7 四川·梓潼卧龙山 千佛崖摩崖造像
北面佛龕 贞观8年



方的造像着内衣、大衣、复肩衣，右手执持杨柳；右方的造像为通肩，以左手当胸。罗汉与僧衣的造像皆有圆形头光。力士为宝珠形的头光，于内侧扭腰，于外侧踏开足部，立于呈现T字型的岩座。有三面头饰，折回裙子的上端，系有腰绳，系着腰绳的天衣翻转模样，与西面佛龕的力士同样。在岩座的侧边举起右前脚，蹲踞着回头望的狮子。

东面佛龕（图8），以中尊为佛倚像，然其构成有许多与北面佛龕共通的部分。中尊倚坐于须弥座，两足分开置于生出的莲华上，脇侍菩萨相当类似于北面佛龕，但身体更为瘦长而有调整比率。左菩萨于宝冠的中央饰品上，表现化佛坐像，于曲臂的外侧手臂上，左菩萨执持莲华，右菩萨执持杨柳，两者只有外侧足部立于莲华座上。左菩萨披衣，右菩萨穿着从左肩以带子吊挂的内衣，未穿裙摆稍短的内衣。二罗汉的左罗汉较老相，两者皆拱手，僧衣像则立于



图8 四川·梓潼卧龙山
千佛崖摩崖造像
东面佛龕 贞观8年



莲华座。力士的腰向内缩，踏出外侧足部立于岩座上。背后为八部众，方型龕的左右壁各有两尊以浅肉雕表现的天王像，然而受到剥离、磨灭，见不到详细的地方。左右壁的上半部分，刻成有七段一一列的千佛。

以上为卧龙山的概要，但西面佛龕阿弥陀的通肩着衣，刻缕着螺发属于笈多风格，可谓让人想到拥有菩萨头巾的头发，即印度式的表现。北面与东面佛龕的如来像亦刻有螺发，至于菩萨像亦多用圆形饰物的宝冠，及三曲法的姿势，单片的璎珞、莲华座下方的笈多式卷叶的唐草等，都可视为具有笈多的风格。

● 绵阳·碧水寺佛摩崖造像

碧水寺摩崖造像（以下，碧水寺。图9），位于贯流绵阳的涪江东岸崖壁。现在，从北边顺的方向，被编号为二五龕，第一至二三龕位西面崖壁上部，接着二四、二五龕，开凿于呈现钩形弯曲的南面崖壁上部。碧水寺根据《绵



图9 四川·绵阳碧水寺
摩崖造像



阳县志》，贞观年间，流传令狐元轨的造像及刻经。令狐元轨为收录于《感通录》等的唐代法华经信徒，相传贞观五年，担任隆州巴西县令时，发愿抄经，之后遭到火灾，出现不受火患的奇迹。因此，笔者推定碧水寺主要造像的时间，约于贞观五年前后。占据碧水寺中心者，为第一〇龕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刻经，及其南边相邻的第一九龕。其中的第一〇龕刻经，在《感通经》等相传令狐元轨的抄经中，与《法华经》《涅槃经》一起地，也包含《金刚般若经》；因此认为碧水寺与令狐元轨存在提示性的关系。

再者，第一九龕，如图 10 为方型龕，配置以莲华座的阿弥陀佛三尊为中心

，周围连接的侧壁为止，一面上面有枝干分叉的莲华座，以现状而言，表现四六尊的菩萨，与卧龙山千佛崖西面佛龕相同，被视为系《感通录》等记载根据阿弥陀五十二菩萨图的造像。阿弥陀



图 10 四川·绵阳碧水寺摩崖造像 第 19 龕



佛着通肩结转法轮印，右脚在上结跏趺坐。阿弥陀佛坐着莲华茎上，有茛苳多式卷叶相迭，根部表现出宝珠。脇侍菩萨采三曲法姿势，裙子卷至腰部，束起剩余部分穿过两脚，两足前缩裾，将末端夹进带子中。此三尊的下方有未开莲华的化生菩萨、交脚菩萨等左右相对，另外也配置各种菩萨，笔者指出它们之间的表法，与法隆寺金堂壁画六号壁极为相近。又，笔者推测，若将此第一九龕与六号壁视为具有共通的祖本，则或许存在于长安的图像，一方被带至四川，一方被带入日本，亦理所当然。如同隋朝流布卧龙山千佛崖的「阿弥陀佛并五十二菩萨传」，相传被传到长安的真寂寺，即是佐证。

碧水寺除了第一九龕之外，相同地于西面表示佛五尊像的第七龕，于佛五尊像有伴随着八部众像的第二〇龕，如图 11，及在南面有以佛倚像为中尊的第二五龕



图 11 四川·绵阳碧水寺摩崖造像 第 20 龕



等等。各龕的造像相近于前述的贞观四年的点将台第一龕及第六龕、卧龙山千佛崖西面佛龕外的側壁小龕；笔者认为此些造像可能溯及贞观年间的前半段，肯定为令狐元轨营造的《绵阳县志》之传承。且，第一九龕与刻经一起构成碧水寺的核心，应可被视为最先行的造像。虽然第一九龕属于茂多风浓厚，但因为溯及到贞观年间的早期造像，笔者认为应该备受关注。

● 广元·皇沢寺

广元位于四川盆地的北端，嘉陵江从陕西省方面流进贯穿城市，朝向位于南方的重庆市长江合流点。西边有四川盆地与具有高山地带的龙门山脉，朝向西南横亘延伸五百公里。东为巴中市，南为南充市，西为绵阳市，北接甘肃·陇南市与陕西·汉中市，为四川省、陕西省、甘肃省等三省接续的「川北门户」。与北方的汉中盆地虽被大巴山脉及米仓山脉隔开，然而自古以来，正当汉中至蜀入口的关门，位置至为重要。广元地方，以千佛崖、皇沢寺为主，座落许多石窟、摩崖造像，其中特别想见皇沢寺的诸窟。



于皇沢寺，首先备受注目者，系曾经位于马车道下方的写心经洞，如图12。写心经洞系与点将台及卧龙山千佛崖同样地，利用了方形的巨岩之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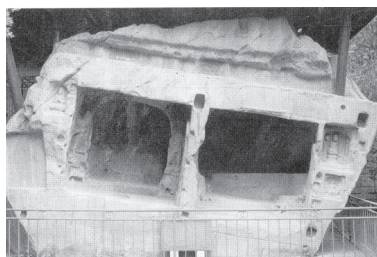


图12 四川·广元皇沢寺
写心经洞

现在虽因地盘下沉，向东斜十度，但仍于其南与东西等三面开凿了窟洞。规模最大者为南面的第一二、一三窟，其中第一三窟残留着贞观二年营造的碑文如下：

并修西龕佛閣記

益昌郡城江岸之西十里……有凿石十龕龕有释迦如来像设并诸圣贤

为侍御之仪□良……则……圣唐贞观二载郡□武都督杨夫□

灵异如响建其……居诸而……地圣仪容……为风雨所侵

我太守北平公□于……舍净缙…

胜因遽命良工……永……一方之…
……荣……



大唐宝历二年岁次戌……………

雕刻此些碑形的本身，虽属于石窟营造时的文物，然碑文为宝历二年刻上的重修铭。但是，与贞观二年的营造年次一起而备受注目者，系因为「武都督杨夫□」，即之后为高宗皇后的武照之母，利州都督武士彠的夫人杨氏所营造者。

第一三窟与第一二窟被视为双窟，两窟皆于方形龕内侧设置圆拱龕的双重构造，规模相同，亦于第二窟窟外的东（左）侧制造了碑形。第一二窟的碑文各行的下端文字，好不容易可以判读，虽无法知其内容，但第一三窟碑文传达杨夫人造像的理由，笔者认为属于两窟的事吧。第一二窟虽然可惜，也未停止造像，但只能确认圆拱龕外的左右狮子的下肢与右方力士的T字型岩座。只是，方形龕的左右壁上部有浅浮雕的供养者造像。东侧，则如图 13，有童子在最前，持着柄香炉的穿着胡服的男子，合掌及拱手的少年及幼年的男性三名，再来有女性的供养者三名，西侧最前面有比丘二人，及表现捧着莲华的女性及拱手的男性，两手抱着大箱形状物品的侍童。笔者推测显现年龄



、性别的多样化，或许亦有欲表现第一二窟或第一二、第一三两窟的愿主一族之可能性。第一三窟，如图 14，整个磨灭得很厉害，但除了站立于圆拱龕外左右 T 字型岩座上的力士与狮子之外，正壁则有表露出树下的佛坐像及其左右的罗汉，左右壁为菩萨，及站在邪鬼上的二天王等痕迹。进而，于双重窟的构造，内侧圆拱龕内树下，表现出以佛坐像及佛倚像为中心

的五尊，方形龕的左右表现力士的基本尊像结构，与点将台第六龕及卧龙山东面佛龕一致。

然而，关于写心经洞第一三窟，笔者希望能注意



图 13 四川·广元皇泽寺写心经洞第 12 窟东壁 供养者



图 14 四川·广元皇泽寺写心经洞第 13 窟



到与巴中西龕第二一龕之间的类似性，如图 15。同龕，于前蜀·永平三年的题记中记载：「**捡得大隋大业五年造前件古像**」，相传为隋·大业五年的造像。破损、磨灭得厉害，一部份补刻亦认得出来，从遗存的当初部分



图 15 四川·巴中西龕
第 21 龕

可以理解曾经是极为精致的造像。有着方形龕、天盖形龕与圆拱龕的三重构造，于圆拱龕内的中央，在树下表示中尊，于其左边为罗汉，踏着邪鬼的天王，站在茛苕式卷叶及石榴果及唐草点缀莲华座上的菩萨，此些的背后刻有八部众的浮雕。另外，于圆拱龕的外部有穿着鳍袖及大袖的天部，及站在岩座的力士，更有于天盖形龕外部，半跏坐，踏着邪鬼的天王。菩萨及力士的璎珞、天王像的甲冑制作极为精致，龕的装饰亦极为细心，天盖有加上莲华文及唐草文，反方向则有伴随着怪兽、茛苕式卷叶的唐草、狮子，及其下方有表现出波浪与三角形的垂饰；支撑天盖前面的方



柱上，缠绕着一条龙；同时圆拱龕的横木则浮雕着飞天与化佛。巴西中龕第二一龕，尊像的构成虽然更为丰富，然包含踏着邪鬼的天王点上，除了与皇沢寺第一三窟共通之外，尤其与结实大力扭腰的力士姿势非常相似，及以力士的股间垂下带子的点上，脚下T字型表现，在一丈高的岩座等有着共通之处。一方面不明是否属于大业五年的造像，一方则不仅是皇沢寺第一三窟的点将台，及与卧龙山贞观造像之间的共通性，又设计成反方向的天盖形龕的装饰，若鉴定系连上北朝传统，则认定很有可能性。笔者推测写心经洞第一三窟与巴中西龕第二一龕相互传达重修铭营造年次的确实度，可以视为一项左证吧。写心经洞方面，二

〇〇五年重新确认
在西面有四个佛龕
存在。此些被重新
编号为第五四至五
七龕；然而，与南
面第一二及一三窟
尊像的磨灭，破损



图 16

四川·广元皇沢寺写心经洞 第 55 龕



激烈相比，尊像的保存状态良好，比较能与没有纪年铭等的样式比较。其中于正壁（东壁）表示三佛的第五五



图 17

龕，如图 16，以

四川·广元皇泽寺写心经洞 第 56 窟

及表示二佛并坐像的第五六窟，如图 17，两龕各自的造像容貌，与贞观四年的点将台第六龕、或被视为贞观年间前半的碧水寺第二五龕造像非常类似，尤其有关第五五龕，龕楣以连珠纹表示边界化佛龕的圓供龕构成，以及使用蛙镜形的装饰也一致。笔者认为或许系延续第一二、一三窟的造像吧。

皇泽寺中最重要者为第二八窟（以下，大佛窟，如图 18）。关于其营造年代，提示从隋至高宗后期的各种



图 18 四川·广元皇泽寺第 28 窟
(大佛窟)



见解。换言之，计有：

- ①于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二〈善胄传〉记载，善胄于仁寿末年曾于蜀道营造此窟，被溯及到隋朝的说法；
- ②从贞观二年的写心经洞第一二、一三窟及与第一五窟之间的比较，而当做在初唐的说法；
- ③比第一三窟较迟，推测比麟德二年以前制作的第三八窟更早的高宗前期左右之说；
- ④从龙门奉先寺洞之间的比较，也有视为属于初唐（高宗期）的说法等等。若如是，笔者疑惑位置应该如何定位呢。

大佛窟的正壁，有左手持宝珠的如来立像，于其左右则有持柄香炉的老相罗汉，取念珠的年轻相貌罗汉，左右壁则有各自显现化佛与水瓶的脇侍菩萨，除此之外，力士用凸起式表现，于此些的背后壁面，则有以浮雕方式的阿修罗及迦楼罗，龙和狮子冠的八部众。又，右脇侍菩萨与年轻相貌的罗汉之间，有穿着唐代官服的幞头袍衫，单膝跪姿并合掌，被视为系供养此窟的施主人物。

如来立像持宝珠者，多见于北周至隋朝的长安造



图 19 释迦如来立像
陕西·岐山县出土
开皇 12 年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



图 20-1 四川·广
元皇沢寺 第 28 窟
(大佛窟)中尊头
部



图 20-2 四川·
梓潼卧龙山 千佛崖
摩崖造像 北面佛窟
中尊头部 贞观 8 年

像，然而在成都造像上，虽然是坐像也有溯及梁代的先例，指的是龙王捧着宝珠的释迦说法。另外，从如来像的腹部垂下的带子前端，出现珠饰者，前例如成都万佛寺出土的梁·大同三年的佛立像。然于比例及区块式的人体尺度，与标准作品相比时，比较接近陕西·岐山县出土的开皇一二年王贤良造之释迦如来立像，如图 19。另外，戴着耳璫，属于点将台、碧水寺等四川的贞观造像方面流行的新形式；紧缩嘴角，刻出下额，造出



耳朵微微向外的相貌，且于耳朵侧面阴刻出筋脉，与卧龙山的佛菩萨最为接近，如图 20-1·2

脇侍菩萨，如图 21，有山形的发髻，系有绳子的内衣，从裙子折返的上面系着腰带等等，与东面佛龕的脇侍菩萨有共通之点，垂发垂至丝巾的一半者，类似于卧龙山北面佛龕及碧水寺第一九龕的菩萨。另外，饰品出现野兽的脸，正仓院宝物上亦



图 21 四川·
广元皇泽寺第
28 窟（大佛窟
）左脇侍菩萨



图 22
山东·云门山
第 2 龕
右脇侍菩萨



图 23
观音菩萨立像
美国哈佛大学
美术馆藏

见到有装饰品的特征；前者见于隋初的山东·云门山第二龕右脇侍菩萨，如图 22，以及河北白玉菩萨，如图 23



等有其例子；后者则于四川，除了北周造像的碧水寺菩萨有先例之外，尚有西安北郊西查村出土的白玉菩萨及美国明尼亚波利斯美术馆菩萨等，皆被视为西安周边的隋末唐初之作例。又，有互相配置天冠及头光圈带的蛙镜形与长方形的图案，亦见于巴中西龕第二一龕的天盖形龕的边缘、写心经洞第五五龕的龕楣、点将台第六龕的释迦、及卧龙山北面佛龕中对的头光圈卷带等等。

除此之外，八部众的造像容貌，与写心经洞第五六龕极为类似。大佛龕的阿修罗合掌，虽与第五六龕的阿修罗两手重迭有持物不同，但是拥有迦楼罗及卷毛发须的神将容貌，附有天冠及兜的三面头饰，保护额头中央与脸颊的形式等，确认有共通之处。至于三面头饰，亦与碧水寺第二〇龕的八部众共通。又，强力扭腰，单脚跨开站立，裙裾大摆的力士姿势，虽然与至今所见四川的隋末唐初诸窟龕的力士有共通点，但是脚前的天衣，腰带垂于胯间，正是巴中西龕第二一龕与皇沢寺第一三窟力士见到的特征。

如上一般地，大佛龕的各尊造像，多承袭隋代以



来的形式，亦有许多与四川的贞观造像有共通之点，在思考其营造年代之后，则与四川的贞观造像之间的前后关系即成为问题。例如有关的面貌与耳朵，耳璫的表现，接近贞观八年的卧龙山造像，脇侍菩萨的头光在卧龙山及碧水寺也见得到，至于八部众，在皇沢寺也能见到接续贞观二年第一三窟的第五六龕，或者是接近碧水寺第二〇龕的表现等等，笔者认为可以视为贞观年间以后的营造是妥当的。惟，若注意到力士模样的变化，如其腰带垂在两腿间长长地垂至岩座的表现，皇沢寺第一三窟之后就沒有此款例子，比照渐渐地表现肌肉发达的倾向，笔者认为应视为属于贞观年间比较早期的造像。

关于大佛窟的造立时期，更进一步地，被视为此窟施主的男子供养者，如图 24 的解释，成为重要的关键。造像采用胡服的右衽（右衽



图 24 四川·广元皇沢寺第 28 窟（大佛窟）男子供养者



是华夏族群的象征符号，代表文明，而左衽（左前襟掩向左侧）则被视为异族或不开化的「夷狄」打扮）。穿着窄袖的袍衫，戴着头巾，此种头巾据说起源于《旧唐书》的「平头小样」，例如与贞观一五年描述吐蕃使者禄东赞与太宗接见场面的传阁立本「步辇图」的幞头相近。换言之，从窟的形式及造像样式的检讨，引出与贞观年间早期造像之间的见解相同。若果如此，笔者提出造像中的合掌，跪坐的官人究竟为何许人呢。此时期，于广元能成为此种洞窟的愿主人物，推测应为利州都督武士彠最有能力吧。武士彠赴任利州都督，被认为是贞观二年，但贞观五年被辞去任职，之后，年次不明地就职于荆州都督，据说于贞观九年歿于该地。即，笔者推测若为武士彠的造像，则在贞观二年至五年，最迟也是之后不久的期间，带动了杨夫人的第一二、一三洞窟的营造。武士彠为人所知深得高祖李渊的信赖，但高祖于武德四年之后转为佛教统制的政策；一方面，也能见到太宗李世民对佛教采取宽容态度。夫妻的造像是意识太宗的存在，二人所生次女武照于贞观一一年一四岁入太宗的后宫，



如此的动向表现有功。笔者认为广元皇泽寺或宣传为武照的出生地也不无可能。

二、长安周边的单独造像与石窟造像

● 高祖·太宗期的单独造像

在此所谓长安造像的理由，指除了西安出土乃至被收集的作例之外，前如述般地，从北周至隋、初唐的长安周边单独造像，使用大理石及黑色石灰岩，具备头光，反花座与正面左右，或四角上，并随表现狮子的方座构成台座独尊像，以及有许多表现焰形光背与蹲踞狮子方座的三尊像作例，由此种形式特征包含了视为长安造像的作例。于是，开始见一下同期的纪年铭像后，也能明确地区别虽然无纪年铭，亦为长安造像的作例，请试见其浮雕的相貌。

首先，被视为属于长安造像的高祖·太宗时期纪年铭的单独造像，据笔者所知如下：

①武德六年 李若武□造天尊像 石灰岩

茉莉亚画廊所藏

②武德六年 业义通造天尊像 石灰岩



原野自然史博物馆藏

③贞观六年 皇甫楷等造阿弥陀像 砂岩

麟游县博物馆藏 (如图 25)

④贞观一三年 天尊像

石灰岩

茱莉亚画廊所藏 (如图 26)

⑤贞观一六年 天尊像

石灰岩

茱莉亚画廊所藏

此些造像从石头及造像形式、出土情报等，笔者认为属于长安及其周边的造像。特征是有许多道教造像，可能受到高祖及太宗时期佛教统制政策的影响。其中，唯一的佛

教造像者，系贞观六年麟游县博物馆的阿弥陀佛，属于等身大的佛坐像，左下穿着内衣，表



图 25 阿弥陀如来坐像
贞观 6 年
麟游县博物馆藏



图 26 天尊像贞观 13 年
茱莉亚画廊所藏



现出系着的绳线，大衣偏袒于右肩，右肩披有复肩衣。方座的正面至侧面垂着短短的悬裳，于其下方，正面有线刻的博山炉，左右有浅肉式的浮雕。虽已失去头部，但笔者认为原来是伴有头光的样式。整体上虽向内较浅，但圆形的身体，笔者认为可通四川北部的贞观造像。任一尊的道教造像作风皆稍微稚拙，若以此为标准欲读取时代的样式是困难的，但④及⑤的正面蹲踞的狮子姿势，相当类似皇沢法写心经洞第五龕的狮子，可谓此时期的四川造像影响到长安造像。再者，若受限于纪年铭造像，则不太能洞察到长安的佛教造相，但笔者欲试着一边根据四川造像，一边检讨无纪年铭的作例。如前述一般，西安西查村出土的三尊白玉菩萨，被认定与贞观四年点将台第一龕的脇侍菩萨有类似之处。因此至今多被视为北周的制作时期，妥当地可以认为属于唐朝初期的作品。即使认定长安造像有一定的先行性，制作时期也未必追溯至隋末。除此之外，被视为隋朝作例的陕西·潼关县出土的大理石制作菩萨立像，如图 27 等等，虽然脸部特征类似开皇一二年王贤良建之释迦如来立像，但挺出



稍短比率的躯干及上身站立姿态，类似皇沢寺写心经洞第五五龕的菩萨立像，由此可理解其模样的来源。另外，国立新美术馆的大理石造二尊菩萨立像的其中一尊，脸部特征及比率，针对皇沢寺第二八窟的佛菩萨像上，被视为波斯顿美术馆的西安近郊出土著名的菩萨立像，及被西安收集的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的菩萨立像，其身高比例，与卧龙山东面的菩萨立像相通，以上的任一者，制作时期皆应视为于隋末唐初的时期。如此，四川北部的贞观造像当中，于隋末唐初的长安造像与样式上，确实有亲近的性质，笔者认为以此为指标，即能定位此时期的长安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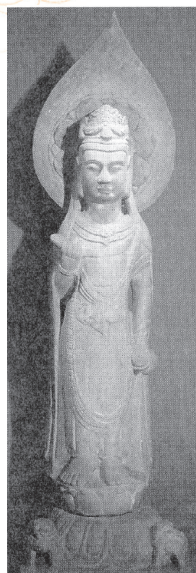


图 27 菩萨立像
陕西·潼关县出土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 麟游·慈善寺石窟与旬邑·马家河石窟

西安周边乃至陕西省方面，很少有唐代之前的佛教石窟寺院。其中，麟游·慈善寺石窟与旬邑·马家河石窟系于隋至初唐具有造像的稀少石窟而备受注目。另外，彬县·大佛寺亦同，第二〇窟（大佛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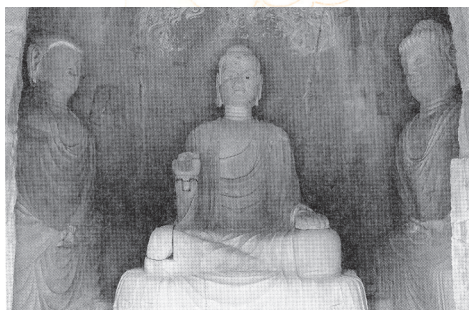


中尊的身光刻有贞观二年的纪年，被视为属于该时期的营造，但经过后世的上彩，已经很困难见到当初的尊容。另外，第二窟被认为比大佛洞先营造于隋末唐初时期，但尊容很显著地被磨灭，被视为属于武周期造像的千佛同的诸佛，亦受到激烈的风化。

再者，慈善寺石窟所在的宝鷄市麟游县，位于高度一一〇〇公尺左右的高地，为人所知曾经设有隋唐的避暑宫及九成宫。石窟一边东西向蛇行麟游县的城东五公里及麟游县，一边沿着漆水河开凿；弯曲河的西崖有三窟，南崖的高处则开凿出十窟。《广佛明集》卷一七记载：「**仁寿二年六月五日夜，仁寿宫所慈善寺新佛堂内灵光映现。形如鉢许，从前往遶桁，众僧覩见**」，由上文得知，仁寿二年左右，慈善寺有新佛堂存在，笔者认为它的营造很可能是以仁寿元年舍利塔的营造为契机。加上，慈善寺石窟的第一窟具备仁寿年间新佛堂的见解，因此想要支持。第一窟，如图 28。此窟中央有丸雕的中尊，左右壁表现浮雕的脇侍三佛，任一尊皆脸长，特别是颈部粗长，明显地雕刻出三道弧线为其特征。此类表现可以指出与开皇一



二年王贤良造释迦如来立像，与同为二〇年贾子□造菩萨立像之间相类似。加上，左右二佛的 部有浮



雕表现，重复棱线的 图 28 陕西·麟游慈善寺石窟 第 1 窟
衣褶雕法，与看似隋代作品的西安碑林博物馆大理石制菩萨交 像类似之点，亦备受注目。如此的隋代基准作例及代表性作例相比较，唯有第一窟才是被认可为仁寿二年存在的新佛堂。

另一方面，第二窟，如图 29。依《麟游县志》卷二〈祠祀第三〉记载：「慈禅寺在县东三里，崖下石龕中唐永徽四年镌刻石佛像、特工致」，内文虽有提到永徽四年营造，但现今无法确认铭文记录。造像中尊丰颊颜值，丰满柔软，例如虽与咸亨元年□言□造佛三尊像，及咸亨三年□君才造佛坐像等相容，笔者认为应早于永徽四年。然而，



图 29 陕西·麟游慈善寺石窟 第 2 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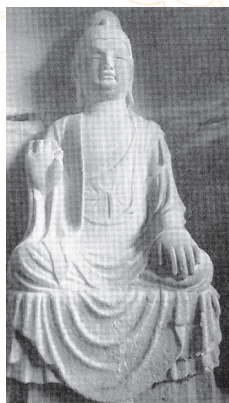


图 30 陕西·麟游
慈善寺石窟第 2 窟
左壁佛龕 中尊



图 31 河南·龙门
石窟 韩氏龕
龙朔元年



图 32 四川·麟游慈善寺石
窟第 2 窟 左壁佛龕左胁侍

若论及有关右壁佛龕的中尊佛坐像，如图 30，与龙门石窟的龙朔元年韩氏龕的中尊佛坐像，如图 31 之间的类似，备受注意；更进一步地，中尊的大衣折返挂于左上膊，脇侍菩萨，如图 32，强力扭腰，单脚站立及裙子密贴于 部的表现，若根据永徽四年的大雁塔「大唐三藏圣教之序」，以及相同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等两碑接近的七尊



图 33 大唐三藏圣教序碑 七尊像 永徽 4 年



图 34
佛坐像 永青文库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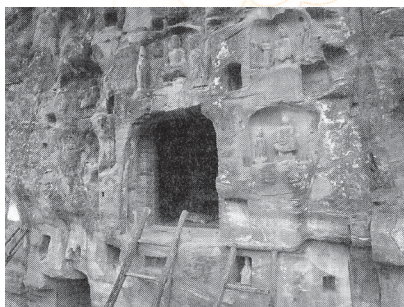


图 35 陕西·旬邑马家河石窟

像，如图 33，则无法强力否定属于永徽四年营造的可能性。另外，关于脇侍菩萨，于足下长出莲花的表现，被视为笈多王朝雕刻的影响亦受到注目。又，永青文库所藏的大理石制佛坐像一尊，如图 34，显示接近左壁佛龕及韩氏龕的中尊样式，笔者将此种作例，定位于七世纪半之后，或表示第三四半期的长安造像水准。

旬邑·马家河石窟开凿于沿着三水河山丘中间的北面，即位于西安西北一〇〇多公里，距离咸阳市旬邑县的南部，如图 35。于其所造成的崖壁中央约四三〇公分的四方，建造窟顶高约二二〇公分的中心柱窟，且其周围有八个佛龕。其中尤其在向着窟门的右上



佛龕，如图 36，具有咸亨五年的造像记录，成为基准作例而贵重。系以佛坐像为中心，表现二罗汉、二菩萨的五尊造像，于造像记录写着「造弥陀像一龕（中略）往生无量寿」，此为人所知是根据阿弥陀信仰，铭记的左方则有大小二人供养者的浮雕。

又，中心柱窟的门口边的佛龕，即便认为是咸亨五年的造像，笔者认为中心柱窟比其先造。中心柱的正面龕内表现以佛倚像为中心的五尊造像与飞天二尊，如图 37；中心柱两个侧面与后壁中央的龕内，表现了以佛坐像为主尊的五尊造像。其中心柱正面的中尊佛倚像，一方面模仿圣教序碑像中尊，一方面上半身更因为伸展而调整比



图 36 陕西·旬邑马家河石窟
咸亨 5 年龕



图 37 陕西·旬邑马家河石窟
中心柱正面龕



例，让人见到样式的进展。另外，大衣为偏袒右肩者，源于玄奘三藏的「印度佛像塼佛」及「善业泥塼佛」，可以见到受到笈多王朝式很大的影响。即便关连咸亨五年龕的佛菩萨像，亦可指出有相同的模样，加上高祖、太宗期的造像，更能从慈善寺石窟第二窟造像见到形式上的改变。

又，马家河石窟方面，罗汉的服装亦采用了新款式。环抱着中心柱正面龕两手的老相左罗汉（迦叶），两手从窄袖伸出，只在右手表现宽袖。年轻相貌的右罗汉（阿难），穿着右袒的窄袖衣，从肘内将披衣垂向腰边。除此之外，中心柱右侧面龕的迦叶戴着头巾，咸亨五年龕的阿难，与中心柱正面龕的右罗汉同样皆穿着右袒的窄袖衣，但衣披于右肩，看起来是通过肘内垂至腰边。只有迦叶的右手表现宽袖，阿难的右袒衣与披衣之间的组合，是以贞观一六年左右的敦煌莫高窟第二二〇窟为首，从初唐至盛唐的塑造罗汉也被采用，以头巾盖着头部者，见于长安三年左右开凿的山东·驼山石窟第一窟的左罗汉等，然而马家河窟这种形式，笔者认为可能源自长安。如果也包含此



种观点，马家河石窟可以评价为长安造像的先驱作例。

● 高宗·武周期的单独造像

虽然迎来高宗时期，也鲜少有受到注意的单独造像。其中最为重要者，如冈田健氏曾注意的永徽四年圣教序碑，与龙朔三年道因法师的魑首中央龕内表现的五尊像。

圣教序碑像的中尊是两脚张开与肩同宽倚坐。佛倚像虽见于云冈石窟第七、八窟等的北魏时代；但至初唐众所周知，如优填王思慕像与弥勒下生像亦为再度盛行的造像。虽然点将台及碧水寺、卧龙山等四川的贞观造像亦见到佛倚像，然而圣教序碑像与其相比，着衣较薄，密贴着身体，头部小，让人见到身体结实，比例亦较完整。又，从垂在两足之间衣服的下方有浮上来的莲瓣形状，可以理解坐于莲华座的新设计，透过如此衣褶表现的写实性，给人卓着的印象观感。惟，内衣上表现的系绳，穿着大衣与复肩衣的形式属于本来就有的物件，一边导入新的表现，一边也能见到对传统的重视。脇侍菩萨以三曲法的姿势及裙子



密着至脚部的表现之外，将璎珞斜挂的点上，虽也能指出茆多式的要素，但着衣方式仍属于保守的。

道因法师的碑像中尊，如图 38，着内衣，偏袒右肩着大衣，趺坐于八角须弥座。举右手，腹前仰起左手，持着宝珠及看似



图 38 道因法师碑 五尊像 龙朔 3 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半球形的物品，凭借龕上部有「释迦牟尼佛」的刻铭而知其尊格。造像样式通于慈善寺石窟第二窟左右壁佛龕，及龙门石窟韩氏龕的中尊，然而偏袒右肩的点是新的，带肉样式，增加了柔软性，让人见到自然起伏的衣褶雕塑，加上了写实性质。题词内容，左为「观自在菩萨」，右为「大势至菩萨」的脇侍菩萨，虽然只是采三曲法的姿势，但量感丰盛，天衣一边上下二段式地披挂，一边以 X 字形悬挂璎珞等等，认识到其保守性质。只是，璎珞呈现出以连珠文为主体的形式，表现了新的趋势。



另外，成为此时期长安周边有题词的造像，为人所知者，系与潼关县老虎城村出土一起地，计有佛弟子王仁静发愿的上元三年阿弥陀三尊像，及仪凤二年弥勒三尊像，但皆为不成熟的造像，欲以此探寻长安造像的水准是困难的。

接续此些造像，可以成为长安造像基本作例举出者，系长安三至四年左右造立的宝庆寺石佛群，如图39。共有三二座佛龕，每一座皆有显着受到笈多样式的影响，表现挺胸，细腰等年轻的身体。又，如来像多数偏袒右肩披着大衣，菩萨像则穿着条帛与裙子，缠绕着天衣，每一尊皆透过薄薄衣衫表现出肉身。综合而言，以此与之前的作例相比，认定在体态上富有抑扬高低，感觉柔软性等为其特色。



再说，通过高宗及武
图39 三尊佛龕 西安宝庆寺传来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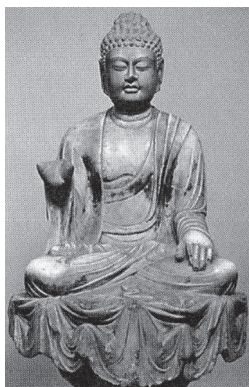


图 40 佛坐像
西安青龙寺传来
永青文库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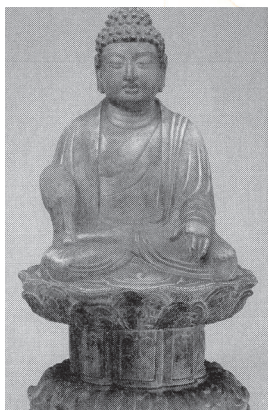


图 41 佛坐像
永青文库藏



图 42 佛立像
西安碑林博物
馆藏

周时期，长安造像并未被认为是基本作例，然表示此时期水准的作例，则是无纪年铭且是白大理石制的诸像受到注目。换言之，如来像方面，例如被视为西安·青龙寺未来的佛坐像，如图 40、永青文库藏的另一尊佛坐像，如图 41、西安碑林博物馆的佛立像两尊，失去头部的造像碑林 A 像，如图 42；及头部完整的碑林 B 像，如图 43。菩萨像方面，则为大明宫遗址附近出土的菩萨立像，如图 44 等等。而且透过引导出来的此些造像的年代观，笔者认为可以更明确地捕捉到此时期长安造像的展开情形。再加上前面记载的长安



造像，可以一边参考其他地区的标准作例，一边检讨。首先，描述青龙寺将来像。它是伸出大半身，调整的姿态，虽是接近于马家河石窟中心柱正面龕的佛倚像，但在其弯曲结实的躯体上，有整齐衣褶表现，可谓通于宝庆寺石佛群。参照其他地区的佛坐像时，标准作例有河南·巩义市出土的咸亨三年铭阿弥陀如来坐像，如图 45、山西·芮城县出土的长安三年铭释迦如来坐像，如图 46。还有可以举出同样于景龙四年铭佛坐像等同型作例，但，咸亨三年铭像是张开膝盖，小小肉髻表现，相对于类似先前视为七世纪第三四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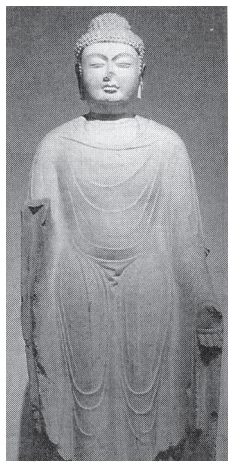


图 43 佛立像；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图 44 菩萨立像
大明宫—遗址附近出土 西安碑林
博物馆藏



图 45 阿弥陀如来坐像
河南·巩义市出土
咸亨 3 年 河南博物院藏



期作品的永青文库A像，反而长安三年铭像，明显地较接近青龙寺将来像，而景龙四年铭像上，业已显出形式化的迹像。进而，有关脸长的相貌方面，照见龙门石窟的造像时，与被视为于万岁通天元年营造的八作司洞本尊为首时期的作例有共通之点，笔者希望凭借由以上的事实，将青龙寺将来像，定位于武周期，约于七〇〇年前后所作。



图 46 释迦如来坐像
山西·芮城县出土
长安3年 山西博物院藏

其次，永青文库B像量增加感，衣褶表现亦有被整理的痕迹，举出类似作例为山西·运城夏县收集的开元一四年铭阿弥陀如来坐像，如图47，以及河北·曲阳出土像，可谓属于开元二四年铭佛坐像等等，笔者认为应视为属于盛唐时期的作品吧。碑林A像与碑林B像，一见之下非常相似，但B像比较有量感，因为身体除肉有



图 47 阿弥陀如来坐像 山西·运城夏县收集 开元14年 山西博物院藏



抑扬的状态。又衣褶表现也是B像有领口，右边袖子表现单纯化，虽对于佛立像的比较没有多少受用，然而有抑扬的A像表现，则能与武周时期营造的彬县大佛寺千佛洞的诸像相比吧。一方面，B像受到注目者为其四角扩张的相貌，笔者认为此点接近于开元一四年铭像，及开元二五年铭的番禾县瑞像，应视为盛唐时期以后的作品。

进而最后，鉴赏到大明宫像缩腰有抑扬的身体表现，柔软的肉状，兼具写实性与整齐的衣褶表现等等，笔者认为与宝庆寺石佛群，及彬县大佛寺千佛洞的诸像为同期作品是妥当的。

诸如以上，笔者结论高宗时期长安造像的印像虽然不鲜明，但关于高祖·太宗时期，系从四川造像，至于武周时期，主要的顺序系一边参考山西、河南造像，一边以长安造像的年代观，再试着予以考证。

（本单元摘自 藤冈 穰着 《初唐期における长安造像の复元の考察》）

参、真言宗之修行法门及名相解析

◎简介真言宗



真言宗分为事相与教相二大部门。教相研究一宗之教理，目的在明白即身成佛的深奥意旨；事相则在实修五相三密的修行仪轨以实证教相的深奥意旨。所谓「五相」指五相成身，包括通达菩提心、修菩提心、成金刚心、证金刚身及佛身佛圆满等五相。此事相与教相，被称为如车之两轮与鸟之双翼，只要忘失其中之一便无法成就此宗派真正的宗趣意旨。教相如花，事相如实，事相与教相两者相辅相成，以达成高祖大师立教开宗的意趣与密教修行的本意。

事相分为自行与化他，自行是上求菩提的自利行，进入一人修法三昧，专意趣求自心的菩提修练观行得名。化他也称为利他，于下化众生的修行上，将自行得到的利益，广泛地分享有缘人，在秘密真言教中让人归依结缘，相信此法而喜悦。如此以期真言行者的自他二利圆满。如朝夕的勤行、日日行法，以及四度加行等都属于自利行；除此之外，必须在理趣三昧法会・庭仪大曼荼供・结缘灌顶・土砂加持法会等实行利他行。在利他行上，外在仪式极其重要，若无法满足外在仪式即无有利他的成就。借由学德兼备的阿



闍梨，及持律坚固善知识之言行，归依入信的人众不少，又透过在庄严整齐的道场，庄重修行的外在仪式，引入信仰大道的人众也会增多。因此外在仪式自古以来即备受尊重。

为了要满足外仪，自行不可或缺，自行流露自恭敬虔诚的信仰；此点若无，外在仪式便无法井然有序。如大师给与的指示般，开口发声真言灭罪、举手投足印契增福、心之所起妙观自生般的境界，皆是自行的至极且又必须是化他行。如此的真言行者需合并事相与教相二者修学，期许念念二利圆满，日日实践是重要的。

归纳言之，事相在于研究祭祀本尊与礼拜的层面。针对祭祀虽必须研究有关读经·声明·念诵修法·观法·外在仪式等各项作法、种种部门，但现今于其中为了方便修学，特别想要描述道场庄严的方法与外在仪式法会的一部分。

真言宗有八大祖师，八人之中弘法大师是日本人，惠果和尚与一行阿闍梨是中国人，其他是印度高僧。如此相续地，由印度·中国·日本等三国传持密教



这样的功绩，在赞赏之余，永远成为我密教徒衷心感谢之处，因此不论在何者的本堂必须揭举此八大祖师是根本的仪式。

此八祖有付法八祖与传持八祖，今欲揭举的是传持八祖，共同皆是密教传持的高祖。所谓付法八祖系去除右边八祖中的善无畏·一行，加上教主大日如来与金刚萨埵。血脉相承是法灯相续上最尊贵之处，所以在其场合即排列付法八祖，善无畏与一行，此两祖非付法的正嫡，所以被除去；虽然如此，在传持上仍然身居为不可抹去的功绩者。

另外，真言宗具有特别种类的供具，六种供具系指阌伽·涂香·花鬘·烧香·饭食·灯明等六种供养器，因放在坛的四面，是故称为四面器。其中前三种略称为阌·涂·花，各有二器，合起来有六个，故特称为六器，在称为坛的台上放置深底的金属制花皿。饭食器用稍高的佛供台，灯明用灯明皿或烛台。依据大师留传下来规矩，至贫的人也必须具备此六种供具。金刚界九会曼荼罗当中有供养会，表示供养的境界。针对此供养有对佛的供养、受佛的供养、相互的供



养、对法界的供养及接受从法界而来的供养等等。

就六种供具的第一阇伽，于《大日经疏》记载：「阇伽水。此即香花之水。」（t39•700a），或亦有用香水。古来相信在夜寅时刻，水里会生花，故称为花水。诚然在此时刻万物皆寂而无声，水中的虫子也入眠，至极澄净，而取其花水以做供养。阇伽器的水上浮着名华，代表池中的莲华。修法中观想澡浴本尊的身体，洗浴两足，以及漱口等意义，如此而视此花为座位。

涂香系在手中涂上粉末的香，清净身体，供养佛尽可能适当，但于今或放花，或盛涂香而变成供养具。

华鬘有放四花或五花，依惯例而有不同，但盛花，以华香的芬馥，譬喻庄严因位或果位的万德。所谓鬘系指挂在颈项庄严身体的花环，而今则是变为以庄严佛坛之供养物品而得名。

以上三种供养器无论何时都需盛着时花，但为方便起见都用栴的叶；其形似青莲华。此诸供具为烧香器的火舍为中心左右并列排成一行。香花的顺序各个流派有其习惯，务必依阿闍梨而学习。



其次，所谓烧香表示焚烧菩提之香，欲追求佛果菩提，焚烧真实智慧的火，熏习菩提之果，使其遍满法界而成就德行。一座行法中有四度五度的烧香法，建立大法的修法上有五度，别行或十八道则有多次的四度烧香。所谓四度系指着座时、道场观前、正念诵时与后供养时。五度时系指在此之外在现智身之前烧香。

饭食指佛供的供养，苏悉地经中针对供养物出现了团根、长根、诸果、饼、油饼等，或种种粥及诸饭食等。仔细的供养法上需调备饭·汁·饼·菓，这些皆为无上的甘露味，可以相续有情的命根，所以特别以此为供养。从而不用具有臭秽辛苦涩味者，或残余及不净不祥的食物。日中用饭汁、饼、菓，后夜用粥，初夜则用花水供养。且有饭食器需洗净复盖，内面需以香熏，盛食再以香烟熏习，以无能胜陀罗尼加持水，再洒在食物等的作法。

灯明系破除无明烦恼之闇，意谓达到佛果的智慧光明。在灌顶坛引入弟子，阿闍梨加持灯明，注视此而说：「愿汝等获得如来智慧的光明」。灯明所使用



的器具需以金·银·铜·瓷瓦制作，油则用香油、麻油、菜种油等。香油多取新香花贯穿成环，日中在油器上需屡屡反复地洒油，四面器方面，大坛用四灯，安置于坛外四个角落。

以上六种供养具包含事供、理供等法。六器是六种供养，不外即是六波罗蜜行，大师的格言有「檀水戒涂忍辱花、进梵禅饭般若灯、精进遍六置中间」，在表示其意义的同时，表示了六器的排列方式。



肆、寺院活动纪实.....

法會訂於西元2026年8月7日至9日（9日下午設有講座）
農曆丙午年六月廿五至廿七 上午九時正 歡迎十方信眾踴躍參加。
法會設有消災牌位類別：華嚴大功德主/華嚴副功德主/供養163尊龍王
合家消災位/個人消災位/祈願木/隨緣供養
超度蓮位/冤親債主/十方孤魂/落孕嬰靈/其他超度
Hua Giam Si 81 Lorong 6 Geylang Road Singapore 399232
Tel: 67888181 Whatsapp: 91553121 E-mail: huagiam@gmail.com HUA GIAM SI http://www.hgs.sg

觀馬愛寵 冥陽兩利法會

法會設有：
消災 / 超度 /
胎卵濕化一律 \$20
愛寵祭品 \$30/\$50
隨喜贊助愛寵糧食

法會日期：16/8/2026
法會地點：華嚴禪寺
法會時間：2pm
愛寵祝福：3pm

81 Lorong 6 Geylang Rd Singapore 399232. PaymouLEIN: 105550116E
Whatsapp Only: 91553121 Tel: 67888181

【慧讯】本寺于（本）佛历二五六九年六月廿四日至廿六日，由住持真定阿闍梨率戒子前往日本高野山大师教会本部受戒圆满，正式开启按部就班修持真言宗的程序。

戒牒明示，密教行者必须先受戒而后修习瑜伽，澄于定水，磨鍊慧刃，成就世间希望，圆满出世悉地，秉持传承弘法大师遗告，受行显密大小诸戒，通过羯磨，完成授戒后，当成人天师，兴修大教。



守护正道 行走娑婆

经过三永日行仪训练，来自新加坡的僧侣及檀越等，皆熟悉真言宗法仪，增添本寺修行真言密教的生力军。



令和8年度 受戒 6月24～26日 於 高野山大師教会本部



令和8年度 受戒 6月24~26日 於 高野山大師教会本部



法华禅寺

恭蒙 真定法师 慈悲摄受

九位弟子 皈依三宝·共结法缘



新加坡华严禅寺印行

No.81 Lorong 6 Geylang, Singapore 399232

Email: huagiam@gmail.com

Tel: 6788-8181

发行人: 释真定

摄影: 释法仁 释法源

文编: 释法欣

美编: 耿欣印刷有限公司